

李瑛近作选

自序

—

感谢鲇青先生的盛情，邀我编一本诗歌选集列入《诗世界》丛书，这使我感到荣幸，同时也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过去所写的诗作的机会。

我是1951年出版建国后的第一本单行本的，直到1961年，十年里出满十册，当时曾应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之邀，编过一个选集《红柳集》，它是作为一套青年诗人的诗选集之一而问世的。

之后，经过十年浩劫，被迫多年辍笔；到1980年噩梦初醒，二十年匆匆过去，灯下检视旧作，竟发觉前前后后又已出满十册。1981年时，我遂将这十册连同过去所出的十册，一起集中审读，进行了一次比较认真的思考和回顾。后经反复遴选，又编了一个所出版的二十本诗集的选本《李瑛诗选》；当时，我是想将它作为今后人生和创作实践的一个新起点来编定的，后来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后不久，我又有两本诗集陆续问世。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朋友建议我将此前所出诗集、连同解放以前在动荡年月所发表和出版的作品重新搜寻，统一整理，印一个比较完整的选本，否则年深日久，更难寻获。我高兴的遵嘱做了，只是过去手中曾经保存的解放前的大量旧作剪报，“文革”中全部散失，后多方探寻，迄无下落，也曾几次想去图书馆等处重抄，又怯于浩繁

而未果。当时惊魂初定,思绪纷繁,且业余时间十分有限,只赖一些热心老友先后零星寄我少量偶尔发现的旧作,据此编定。此书编选时间拖了很久才交出付梓。这就是1983年印出的《李瑛抒情诗选》。此书虽是1983年出版,但书中所收作品约止于1980年左右。

如今,要印一本新的选集,我想重收旧作,倒不如从1979到1999这二十年间所出的十七本单行本中选编。因新作数量较大,且在自己的探索 and 实践中,许多方面已有较大变化和发展,加之近些年来,不断收到读者寻找诗集的来信,还有的图书馆也来函索书,这些书连我自己也已难找到了。我想,若此,或可既能使读者对我近期的创作追求和思考有更多些认识 and 了解,同时,又可稍能满足读者寻书的部分愿望。出于这些想法,就编定了这个选本。可以说,收在这里的诗都是在我国社会处在深刻变革的历史新时期里成长起来的,也可以把它看做是我1983年出版的那本“抒情诗选”之后的一个“续编”,或者算是我的一本近作选吧。

书大体按内容分编四卷:《想家的石头》、《沙蒿》、《细雨》和《和平是一棵树》。

由于篇幅所限,未收长诗,谨将这一期间所写的二百行以上的较长诗作,列入附录存目,以备查考。

二

1998年,第四届国际华人诗歌笔会开幕式上,我曾有一发言,录此代序。

我爱诗,没有诗的世界多么难以想象,正如大地没有水,人间没有火,谁来营养这个理性的世界。

我爱诗，像火像水的诗，像黎明喷薄的霞光，像夜半晶莹的星斗，或者像珍珠，或者像小麦，或者像泥土。

我爱诗，传播美、自由和希望的诗，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品格，一种感情韵致，把它们注入生活的脉搏之中，就会放射出光辉和芳香。

我爱诗，对于行进的历史，它是无可取代的最可靠的先驱和前导。

我爱诗，它使我发现自己，使我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之中的位置和所处的时代。

我爱诗，从它能获得自然的启示，性灵的召唤，从它能领悟历史的奥秘，倾听未来的回响。

我爱诗，它使我有崇高的信念，不倦地追求真理，热爱生活，永远用积极的态度认识这个世界。

我爱诗，它使我聪慧、给我力量，使我生活得健康、纯洁而勇敢。

我爱诗，它单纯而简洁，它是感觉和思考，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它是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

我爱诗，我把我的全部生命都交给它，我知道，我的生命一部分已经衰老，但是另一部分还将诞生。

我爱诗，我想和人们谈话，我想倾吐和诉说；我以自己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自己的语言传达出心底真诚的声音，那是我对生活的认识、理解、感悟和思考。

我爱诗，因为我爱大自然，它的庄严与质朴，和谐与完整，壮丽与永恒，它磅礴天宇的强大生命力，常使我激情澎湃不能自己。

我爱诗，它与自然、历史和宇宙一同思索。

我爱诗，诗可以创造新生命。

我爱诗，在注重人的内心世界深入开掘和表现真实的自我的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历史使命、民族意识、道德责任和人类良知放在自己的肩头，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重的情愫和庄严美，教育并呼唤着时代，创造着生活，推动历史前进。

我爱诗，它的根深深地扎在时代、群众、生活和人们心灵的最深处，从泥土中吸取营养，如一棵野草或一棵大树。

我爱诗，因为它是真的，真的才是美的，为它所烛照的灵魂是明朗、清澈、深刻而崇高的。

我爱诗，我以经过自己心灵化、意象化处理的语言歌唱。尊重语言的逻辑、结构和秩序，保持它外部的平衡和内在的节奏；如同颜料、音符和黏土，或者是石头和青铜，它们自然而质朴地闪烁在大地之上。

我爱诗，它的永恒的生命在于创新，不仅是艺术上的探索 and 营构，更是内涵的挖掘和突破，新的诗总是闪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光彩，具有一种惊人的美，一种巨大的震撼力和一种高度。每首诗都应该是一次新的出发。

我爱诗，我知道诗有各自不同的性格、秉赋和韵致，它的声音、色彩和力量都是非常个性化的。让它们以自己的心脏跳动、肺叶呼吸，让它们用自己的喉咙自由地歌唱。每首诗的生命的独立性都应该得到尊重。

我爱诗，也许在当前这个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中，在这个物质时代里，商业社会极易把人变成物质，把精神变成商品，诗就会显得十分脆弱，甚至微不足道，尽管它的旗帜会被世俗撕扯得千疮百孔，但却仍会有成千上万的它的忠诚的信徒们顽强地扼守着它，守着这片圣土、这片精神家园，以他们的追求维护人的完整。

我爱诗，尽管眼下高科技正以强有力的方式改变着这个世

界的外部,它的强烈和深刻,甚至超过一场战争;但关注着世界内部,关注着人的心灵深处清醒地注视着生活和未来的,首先还是诗,尽管物欲诱惑和金钱梦想几乎把它挤到一个十分偏狭的角落,但它决不会死去(虽然柏拉图早就曾呼吁“驱逐诗人”,但在正常情况下,在人类文明和文学精神中,它始终占有最高和最显赫的位置)。一个健康有序、更充满理智和人文精神的社会、诗的社会必将到来。

我爱诗,在一个世纪行将结束的黄昏,在充斥着集市般喧嚣与骚动的时刻,诗人们在暮色中回望身后的路,在人类生活的广袤宇宙之间,越发感到诗的生存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这会越发鼓舞他们在艰辛的跋涉中前进,丝毫不怀疑自己的存在。是的,他们正在不断的自省中,以执著的追求和不懈的劳动满怀信心地创造着未来。

李 瑛

1999年11月于北京

卷 一

想家的石头

它颇不情愿地蹲在我的窗口
它的忧郁和凝重
足够使这座大城增加分量了

长城日出

弓箭，长矛和马嘶
已经锈蚀、剥落
成碎片
成烟云流进古堡下残句悲歌
埋进离离荒草
营养草籽和传说

又一夜过去，太阳
从冷苍石壁的苔藓上
从废燧野草的露珠上
腾腾升起
辐射着莽莽群山
在父亲们的背后
通红如火

大地溟 ，长天寥廓
山，燃烧起来
一块块砖石、草木和凝云燃烧起来
红遍条条山脊
煮沸滚滚黄河
使青铜的历史复活

此时，长城，如火的阵列
似龙，从两千年前翻卷而过
浪涛和烈焰滑过它
闪光的鳞甲，迸射出
金属般逼人的亮色
火，呼啸着
昂首东方，飞腾向前
唱着明天的歌

这是黑夜尽头的太阳
这是太阳照耀的城垛
天风万里，海雨万里，江流万里
哦，我的历经沧桑的崛起的
祖国

1991.9 于北京

故宫的青草

深宫的庭院里，春来了
从残雪融化的青砖缝中
钻出一棵鲜嫩的小草

一丝鹅黄，一线碧绿
睁开眼，稚气地——
在探望还是寻找

这是什么地方，它不知道；不知道
这里有几重大门，几把铁锁
这里，院有多深，墙有多高

只见烟云浮起金黄的瓦脊
只见春风轻拂着飞檐的楼角
红墙，石雕，威严中又显出残暴……

它问巍峨的宫殿
你昔日的主人哪里去了
静无语，只涌来声声凄怨、阵阵狂飚

它说，我是生命，我是力量，我是青草

它说，我们曾埋过无数帝王的
城池、荒冢、碉堡和铁镣

它说，不朽的只有人民，只有艺术
留下这豪华的宫阙为使人思考
难道你未看到人间，已满眼春潮……

呵，生机勃勃的春天来了
春，庄严，自信，又充满骄傲
从这草，我分明听到蓬勃的生命在呼啸

1981.12 于北京

花

一朵小花开在窗头，它
红得像血，红得像喷火的枪口
亮得像孩子发光的眼睛
美得像一颗深情的星斗

它不枯凋，像永恒的微笑
它坚强，比玛瑙和宝石更持久
它能唱歌，像一个高亢的音符
它是甜的，像一粒成熟的葡萄……

这朵小花是四年前从火线移来
岁岁开放，使我常记起守卫的山头
但，至今我仍然不知道它的名字
祖国，让我把它叫“自由”

1982.7 于北京

读《思想者》

中国美术馆前陈列着罗丹的雕塑《思想者》。

沸腾的铜的溶液

激荡着，凝成

简洁的线条，纯净的音符，凝成

强壮的肩胛、脊背和肌腱

一个不可征服的生命

如一首庄严的诗

再不是一棵遥远的树

如今，他静静地坐在东方

一座古老大城的胸前

低头沉思，背后是

长城和亘古不息的黄河

一轮亚洲太阳

升起来，照亮

黄琉璃瓦辉煌的殿堂和

殿堂前他深沉睿智的头颅

思想的力量

智慧的光辉和

凝静的美
大滴大滴地
从生命里流出
从青铜和大师的指尖流出
人的崇高精神，催开
感情的玫瑰

他坐在一块粗糙的岩石上，静静地
以哲学和山的高度
但他坚实的颅骨下
深邃严峻的思想

比沸腾激溅的铜汁更炽烈
比冷却的金属更凝重
隐痛，火一般熊熊地燃烧

思想能够转动世界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
低着头沉思
无论历史和自然
无论爱

无论欢乐或痛苦
也无论生存或死亡
不要打扰他

轻轻地站在他身边
能听到他深沉地呼吸

这个从青铜里醒来的人
低沉的头像成熟的果子
深刻的思想
正超越时空
在人间不息地
飞升

1993.2.15 于北京

岁 月

我问

什么是岁月

它是从倾斜的河汉泻下的吗

它是从无边的深处流来的吗

它是从眨动的睫毛上滴下的吗

那像蜥蜴从石缝

匆匆爬过

像小鱼从清澈的卵石上

缓缓游过的

是岁月吗

那呼啸的掠过鹰的翅膀的

是岁月吗

或者它是旋转着飞来的

像飞碟

或者它是凝固的,凝成

长城臂弯里长满苔藓的石头

它有颜色吗

比如一半白、一半黑

它有声音吗

比如像乱云中的雷暴或